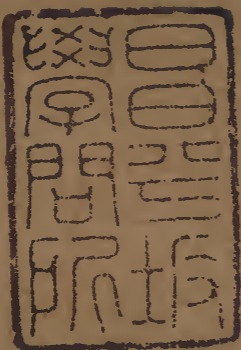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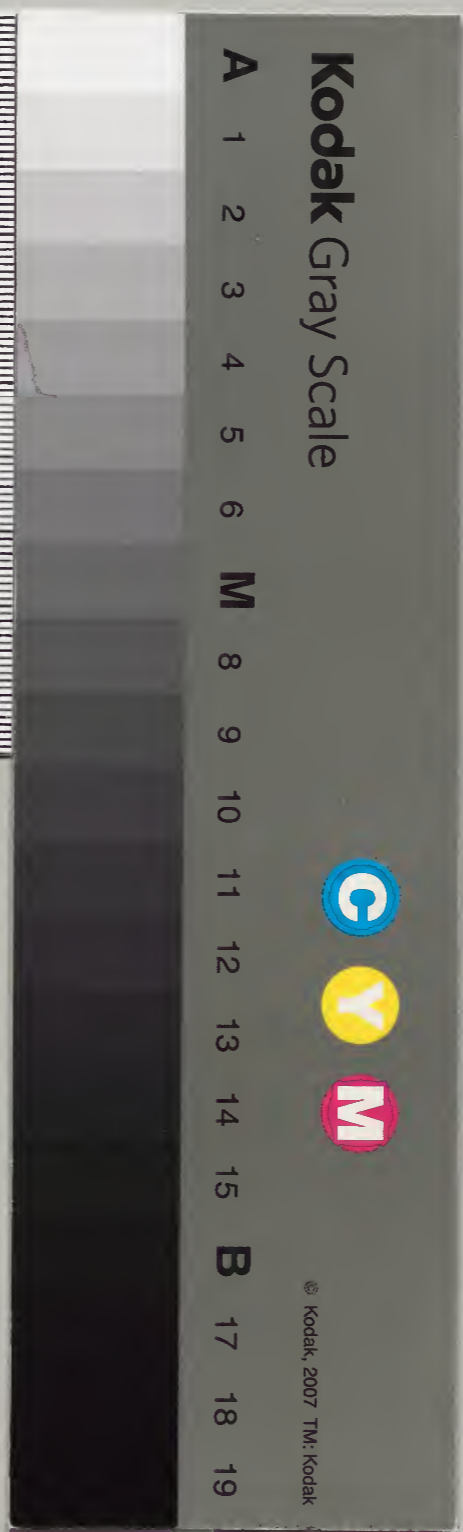
傳六十二之八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八	六	六	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九	三	八	書
函	〇	六	
一		號	類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86	
冊數	30 ( 19 )		
函號	279	42	



管晏列傳第二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巖

淺草文庫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

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少時常與鮑叔牙

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

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

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

延順之曰：此傳縱橫自得非軌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史記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

一

夢約言曰  
前後述管  
仲自言凡  
兩見而敘  
事即在其  
中矣此太  
史公傳記  
一法也

王鑿曰此  
十餘世是  
言鮑叔而  
以隱所託  
以言管氏  
不知何故

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韋昭云。鮑叔齊大夫。似姓。管仲既用。任政於齊。

正義曰。管仲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

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

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

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

三戰二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

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

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耐步產微。凡十代。常

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字遠曰。太史公不為鮑叔立傳。故附載於此。有賓王法。亦如伯夷傳之有許繇也。

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

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

史記  
卷六十二  
管仲列傳

履順之曰  
善因禍而  
為福數句  
得仲子骨  
髓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

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

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權衡謂得失也。

手遠曰：權衡釣石之類，蓋取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

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左傳作曹劌。管仲因而信之。

曰：以劫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

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家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齊國遵其政，常彌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

已。

尋坤曰：節儉力行一

管子列傳

何道盡晏子

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

危言。正義曰。謂君讓非云功已謙。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謂君不知已。增修

業行畏責及也。○字遠曰。危言危行。正其立朝儀態如此耳。國有道即順

命。無道即衛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無道。以此三世

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

揚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獨詳故此有深意焉

云。晏子之賢。至中牟。制弊冠反裘負薪。息於途。既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亦父也。苟免飢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也。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怵縛

反。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二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

吾生近市。歎道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口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字遠曰。此証雜在越石

不倫也。為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

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諫於不知已。而信

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

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

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

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

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子龍曰。管晏功能甚偉。而太史公載其一。二軼事。大要在於結交推賢。意有所寄耳。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

管子曰贊  
管子子  
前一段總  
說後一段  
議論却分  
說亦一格

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府藏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案。儒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

唐顯之曰  
太史公作

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管軼音逸。

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

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

百姓相親者。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

是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

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

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之美慕仰企

平仲之行。假令晏子生在世。已

春秋戰國  
八列傳頗  
甚闕略。蓋  
本書所自  
載與載之  
左傳國策  
中。凡盛行  
于世者。皆  
不論也。

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泉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所執鞭成禮而去人

其惡對主不貽昧昧也文美曰蘇四宋之惡李母

其惡對主不貽昧昧也文美曰蘇四宋之惡李母

其惡對主不貽昧昧也文美曰蘇四宋之惡李母

其惡對主不貽昧昧也文美曰蘇四宋之惡李母

其惡對主不貽昧昧也文美曰蘇四宋之惡李母

其惡對主不貽昧昧也文美曰蘇四宋之惡李母

史記卷之六十三

華亭 徐乎遠 陳子龍 測議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正義曰朱簡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

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

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

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遙李

樹下迺割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云苦縣

左腋而生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

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

史記

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曰：按葛玄

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

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

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

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孔子適周，將問禮

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索隱曰：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

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積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

君子得明王，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隱曰：良賈，隱其寶，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不令人見。故云若虛。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也。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乎遠曰：此所載與孔子

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

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耶。乎遠曰：老子况龍，孔子况狗。老子

為世用則賤，不為世用則貴。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

頹，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

余有丁曰  
後蓬累而  
行謂積累  
蓬籍若今  
之空然

乎坤曰老  
子猶龍以  
其所見遠  
能逃于物  
之外



楊慎曰老子傳著老  
乘子太史  
詹之疑莊  
子傳又考  
父長累席  
九榮子傳  
之變體也

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  
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於是老子迺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

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  
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

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  
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

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尹子○索隱曰按列異傳老  
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乘青

牛而過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或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  
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避世耕於蒙山之陽

莞葭為糲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菹艾為食  
舉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著書

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

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詹為

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以其

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歿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

九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

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

不絕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

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

不違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

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

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

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史記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三

續份曰先綴數語以贊老子亦變體也此數語亦自成一如傳傳若周只宜如此

因邑為姓。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音霞。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

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學。索隱曰。按紬音黜。黜退而後。儒學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走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王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作漁

父盜跖。跖篋。正義曰。跖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名。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

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充音庚。兀桑子。王劭本作康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辭猶力折其辭句也。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疋。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洗洋音汪洋。二字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又音晃。養又作癢。已

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

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

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

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子亟

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

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

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久二千歲矣申寄

燕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

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

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故鄭之

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術即昭侯用為相

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

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申子之學本於

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

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

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

刑因循以督責臣下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

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史記卷六十三 韓世家 五

亦有下曰  
微勢極曲  
折

茅坤曰敘  
事處少獨  
迹非之說  
難一為可  
覺

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若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

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

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正義曰：音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斯自以為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

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

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

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

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

之士。正義曰：介甲也。冑，兜鍪也。○乎遠曰：申韓之術，治弱國可以至于強，治強國可以至于亡。韓方

弱，用之或能有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

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

邪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奸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

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

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

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

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

甚具終歎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

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

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也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為難又

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為難也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

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乎遠曰此戰國策士之要術也然非必能揣摩中之蓋亦有左右之臣為之宜漁其

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

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

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

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

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

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便成漏泄

故身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

危也

也

也

也

也

余有丁曰  
此節所謂  
交淺而言  
探者也

余有丁曰  
探謂所說  
者其心行  
所為至微  
也而顯言  
政物以濟  
其私

史記

卷之三

七

推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

正義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

以爲恩德故德亡

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

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索隱曰德亡韓子作則見夫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

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

王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

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曰人主明所出乃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

計而說者

彊之以其所必不爲

索隱曰劉氏云若須羽必欲衣錦東歸而

說者彊述關中違旨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夫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

故曰與之

論大人則以爲間已

正義曰說彼大人之短以爲與竊已之事情乃爲刺譏間也

之論細人則以爲嚮權

索隱曰韓子嚮權許貴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

疑其挾詐而

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

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主以爲

借已之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

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憎惡人主則以爲

有所指聽者必爲設防貴人且然而况人主

徑省

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略其辭則以說者

爲無知而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

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

順事稟意則曰怯懦而

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

史記

卷之三

七

不盡正義曰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乎遠曰惟此一條不為大失蓋人

情喜順緩駭之慮事廣肆則曰艸野而倨侮正義曰艸野猶

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

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

也飾其所敬者說士常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

之誠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

其事端而彼察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

不言也失誤說士無以失誤自剪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

隱極之乃為飾上也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問之是以

專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乎遠曰索隱不

明自勇其斷者外勇而中怯也以其敵怒之則必

而言者獲罪矣○于遠曰此如得堅之依晉謙者言

愈不聽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劉

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規異事與同計索

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才云

乙同行者說士陳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正義

言無傷甲乙也曰人主與甲同失說大忠無所拂索隱曰大忠志

者文飾甲之無失於君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迺後申

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正義曰言

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得曠日彌久

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深計而不疑交

按秦王  
悅非爾  
李斯姚  
賈善之  
豈非之  
說其有  
計同行  
者乎

老莊申韓列傳

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乎遠曰。非此一段。則雖委曲得君。亦不足以行其志。

矣。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

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曰。庖。廬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宋有

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

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而切元疑。非處知則難乎。胡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廼以其子妻之。因別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

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

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矣。晉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

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

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

已。老莊申韓列傳



鍾惺曰韓非說難涉世太深若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干口神死而氣緩矣李斯純賈殺之不思虎之食人也待其俱信哉

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

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

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

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

益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

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謂於善

於善。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

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

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

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

赦之。非已歿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王召賈問之。賈答云。趙

誅韓非也。申于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揚雄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

六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

書辭務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申子卑果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慷慨少恩用法慘急而皆原於道德之

蓋而老子深遠矣蓋而老子深遠矣

蓋而老子深遠矣

蓋而老子深遠矣

非對未泰王對之未計川李洪州曹公之對之曰韓

之祖普書也泰曰

史記卷之六十四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

苴也○正義曰徐云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

河上索隱曰阿甄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齊師敗

穰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

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

之也

司馬穰苴列傳

一

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景公時其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潘王穀之太監不親

則其老閱  
公遠矣太  
史公載戰  
國策而作  
史記嘗以  
戰國策為  
信  
凌約言曰  
直欲曉恐  
法不行而  
請所寵所  
尊蓋選知  
其必不用  
命而欲籍  
以行法也  
立表下漏  
新賈之意  
已萌矣

史記

卷之四

與語兵事大驚之以為將軍

索隱曰：天子云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

有此將兵學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

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

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

乎遠曰：後世將帥懼

有監軍以撓兵權而穰苴請之蓋於是景公許之使

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

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賈

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

賈素驕貴以為

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

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

索隱曰：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

漏水以賈失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

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

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

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正義曰：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槌

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

庶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

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

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

茅坤曰：所賈之事漢

史記

卷之四

二

以後不  
行矣

以勝于  
敗師而後  
知勝哉

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驪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

君命不拘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

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

左馱馬之左馱以殉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

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

士卒平分糧食量比其贏弱者三日而後勒兵乎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度

黃河水止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

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于龍曰所

也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

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

鮑氏高國之屬害之于龍曰即其斬莊賈之譖於景

公景公還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

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子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

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隱

已

司馬穰苴列傳

曰此文誤也當云江稱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用

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

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

穰苴兵法子遠曰敘此一段以司馬兵法冠穰苴故

不見於元得然太史公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序深遠雖三代征伐未

能竟其義如集文也亦少衰矣若夫穰苴臣為小國行師

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擇乎世也司馬兵法以致

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世既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

威敵斬賈以徂三軍驚惕我卒既強彼寇退壁法

行司馬實續宗誠



至之不  
定巧薦  
孫子手  
王王名  
孫子問  
以兵法  
多陳一  
篇王不  
知口之  
稱善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

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子遠曰孫

法簡明如是  
方位難于驟  
謂朝成總戎  
謂視左右心  
背昭然可變婦人曰

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

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

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

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

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  
首促急也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

矣寡人非此

已受命為將

以徇用其次

起皆中規矩

兵既整齊王

猶可也吳王

曰王徒好其

兵卒以為將

子與有力焉

史記

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

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

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

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

西破彊楚入郢非威齊晉顯名諸侯孫

孫武既歿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家  
孫武家也去縣十里○索隱

卷六十五

孫吳列傳

二

曰越絕書

地或後人所

後世子孫也

及涓古龍涓

及孫臏乃陰

則以法刑斷

陰見說齊使

而客待之忌

其所著志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

○正義曰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

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煩

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

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

其兩足而斷之欲隱勿見車遠曰欲隱

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

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臣能

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重射好射也○乎遠曰

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日隨

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孫子曰今以君之

下駟與彼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

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

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

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

此蓋言  
下三  
可以  
之射  
之可以  
之射  
之可以  
之射

孫吳列傳



為陣法者何也

兵言

卷之三

三

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

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

而擊之。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擻。謂救鬪者。當

則其怒。批亢。批。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擻者

益熾矣。批。亢。擻。虛。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

衝擻之。欲令。彼兵若虛。則。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

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擻彼虛。則是事形。今梁趙相攻。

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

大梁。據其衝。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

之特梁必釋趙而自救。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

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

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魏與趙攻韓韓

西盼。攻梁。梁。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

害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乎遠曰。已過而西

過。故涓視利。疾趨也。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

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

之也。孫吳列傳。曰。

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覽子之名。孫子謂龐涓齊因乘勝盡破其軍。

唐順之曰：此非是為略中所謂無子九天九天之下蓋不必矣

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歿，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

孫臏以起遠不謂家之言而正文

重傷曰  
人惡之者  
必惡之干  
君也不宜  
用魯君字

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

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

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字遠曰起雖衛人魯能用

言切而不工適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

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

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

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

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

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

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

能亦何異乎陳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字遠曰

平之為人也

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

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

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

吮之索隱曰吮音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

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

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歿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

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

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

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

改此段  
平戰國  
策而文  
為小異

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

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

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

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

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車之人

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出，其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于望曰：其意

之書，其論兵時有合於上道，并知孫武之計。武侯曰：於計數也。觀夫在德之論，豈學不習之方耶。武侯曰：

**起對吳起為西河守**子遠曰：前魏為西河守，此又云蓋魏也。武侯曰：其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于望曰：其意

**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

**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

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

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

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

孫吳列傳

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

既歿，公叔為相。索隱曰：韓尚魏公主而害吳起。曰：公

叔之才不及田文，吳起不能為之下也，故設計以逐之。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

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

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

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

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

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

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

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非信

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

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

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

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

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歿，宗室大臣作亂而攻

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

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

武  
之略措  
以厚  
北為虛  
楚史  
楚起

史記卷之六 列傳

宗歿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麗消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得焉。則孫臏。脚。籌策。事楚。歿。留權。

史記卷之六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五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後曰伍奢。員兒曰伍尚。其

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

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

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

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

員後曰。而文法。少與。世員曰。員後客。唯也重。世員曰。員後客。唯也重。世員曰。員後客。唯也重。

史記

伍子胥列傳

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

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

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

一且平王奉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

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稅益疏建使建守城父索隱曰城

父本陳邑楚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

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然入為亂矣平王

乃召其其太傅伍奢者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

王因曰土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

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

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

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

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

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

復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

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恐詢能成大事彼見

不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

在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

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

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歿何益父之歿往而令

誓不得報耳乎遠曰太子已出上故員知不如奔他

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

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

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

將歸歟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買弓執矢嚮使

之在宋往從之乎遠曰伍胥既十楚而從故太子

殺讒人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

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

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

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

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乎遠曰太子出亡

於鄭亦何所為蓋晉欲結太子以間楚太子欲

接晉以求入故為晉圖鄭以自托也非利鄭也事未

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



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

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江西。昭關欲執之。伍

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

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

其劍曰：此劍值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

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

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

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沃

慎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

在六安，居巢亦國也。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

孫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

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

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

楚國君臣且苦兵矣。為後少者殺楚業。

史記卷之六  
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為後少者殺楚業  
公子光有內志  
欲殺王而自立  
未可說以外事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伍子胥列傳

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

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江西。昭關欲執之。伍

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

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

其劍曰：此劍值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

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

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

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以

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在六安，居巢亦國也。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

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

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

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

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

史記卷之六  
伍子胥列傳  
公子光之孫

試吳王也  
河不引身  
為公子光  
晉臣而特  
進與諸  
其國方內  
則專未可  
知也

文記

卷六十六

四

楚喪使二公子將 共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  
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  
自立是為吳王闔 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  
行人而與謀國事 其謀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  
之孫伯嚭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  
伯嚭宛宛子日嚭也 宛宛宛之子日嚭也宛宛宛之子日嚭也  
姓伯嚭子日嚭也 宛宛宛之子日嚭也宛宛宛之子日嚭也  
吳亦以嚭為 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  
者道絕不得歸 吳亦以嚭為 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  
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 與師

與

郢

吳伐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

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

六與潛 駟按六古國阜陶之後 五年伐越敗之六

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其孫 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

將兵伐吳吳使伍 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

章 按豫章在江西南○索隱 曰按杜預云 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 武曰 詳實事多互見於

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 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

其管而後  
與之則楚  
出而通

卷六十六 伍子不

四

盧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

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概主不聽遂以其屬

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公孫孫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

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都巴卯楚昭王出奔康

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

索隱曰走郢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

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吳

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龍

口吳姬姓故以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巴音為王

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

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

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

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子遠曰伍胥入楚

後而身相之則楚國可靜而怨亦可報也然既鞭

平王尸則無留楚之理矣子龍曰若立勝為楚後

則吳可以霸而闔廬速歸亦免於夫概之亂矣子

胥知吳上之不能出此故待快其區區之志耳然

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正義曰天定亦能破人申包胥

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天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天降其凶亦發於疆暴人

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然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

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

而逆施之。索隱曰。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外。於是

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

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

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

月敗吳兵於稷。稷。案稷丘。在郊外。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

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

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

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地理志。汝南有吳堂谿縣。夫概封於堂谿。

孫于國。故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

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索隱曰。蓋鄒陽也。楚

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

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

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軍卻闔廬病創將歿。謂

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

是夕闔廬歿。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

八夏... 游... 諸... 不... 漢... 吳... 諸... 至... 有... 利... 怒... 焉... 臣... 不... 言... 往... 知... 也... 子... 伍... 力... 也... 詳... 如此

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越王勾踐乃

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

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

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

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

而吳王聞齊景公歿而大臣爭寵新若弱乃興師北

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歿問疾且欲有

所用之也此人不歿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

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

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

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

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其眾以助吳而重

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

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

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

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

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

齊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

齊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

楊道吉曰  
此諫臣于  
吳太宰嚭  
之計謀也  
以事諫

論解為三  
言諫臣  
自任其  
對吳王

諫盡

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復音。反沮音自。臣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不用，因報謝佯病不行，正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

此臣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左傳云：樹吾墓，槨槨可。

是則其在當時必在臣上之定國必多事當于建此說之謂曰與

其亡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

謂解門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吳王

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楹形。

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吳人憐

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

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

廟有蒲各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

今廟見在。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

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

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

有古葬，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

非。又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鮑氏殺其君，悼公

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

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

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以令周室。

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子龍曰：勤兵於遠而有內亂，

夫概之事足以鑿矣。况越又

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

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

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

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



始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穎

川鄢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白公歸楚三年而吳

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

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

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

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

二一五傳作子期之子平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

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

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可馬子綦於朝。索隱曰：綦

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

別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負楚惠

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

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而

虞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口，事成為卿

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

承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

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歿，何異螻蟻棄

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是子胥之

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  
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  
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  
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菽  
西。隱員獨忍。詬志復冤。毒勦吳起。師伐楚。遂北。藥  
下。雪恥。扶  
眼棄德。

史記卷之六十六

史記卷之六十七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游議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授受業  
者通者  
十七  
人有年  
者見書  
傳者三  
十五人  
餘四十  
三人止  
舊名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  
文翁孔廟圖  
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仲。子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子貢。索隱曰。論語  
一曰德行。二  
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  
文學子游。子夏。師  
也。僻。正義  
音癖參也。魯。孔安國曰  
魯鈍也柴也。愚。何晏曰。愚  
直之愚由也。

仲尼弟子列傳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億則屢中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

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孔子之所嚴

事於周則老子於衛遠伯玉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自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

終蓋遠伯玉之行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

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於魯孟公綽數

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銅鞮伯華

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

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

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

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歎天下有定矣晉

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

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

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顏

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已

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

故以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言孔安國曰於孔子之退而

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

大體知周之則行捨之則蓋唯我與爾有是夫樂肇曰用

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

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

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歿索隱

十卷及語較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白王肅云此久

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按其年則顏回歿時孔

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

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歿而論語曰顏回歿

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歿有棺而無槨或為設事

之辭按言回歿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

能使門人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歿矣今也則

行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

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

閱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

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

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如有復

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如有復

我者孔安國曰復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

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曰

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

仲尼弟子列傳

三

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問

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

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

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犂

再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

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

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

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

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

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由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

其人之失而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

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犍豚。冠以雄雞佩以犍豚二物

子路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犍豚

子路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犍豚

王雉雜曰子華怪之及論語矣

之記

仲尼弟子列傳

四

有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儒服委質其各於策委或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

言委質於師於義亦然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

政孔子曰先之勞之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信

勞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

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弘度晉中

作論語解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樂聲曰適用曰材好勇若由也不得其

然孔安國曰不以壽終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曰升

人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

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

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舜

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

以執勇。

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

寬以正。可以比眾。

言寬大清正眾

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

靈公太子蕢賾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

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

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賾居

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惺之邑宰。

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惺之

邑宰。蕢賾乃與孔惺作亂。

索隱曰：左傳蕢賾入孔惺家。惺丹伯姬劫惺於廡。盟與之

盟。而立蒯賾。非惺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

出公奔魯。而蕢賾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惺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

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

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

隨而入。造蕢賾。蕢賾與孔惺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

惺。請得而殺之。」

乎遠曰：子路此語與左傳異。○子龍曰：季子救孔惺而來。豈應出此語。固

乞壺。屨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

不免。遂結纓而歿。」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歿矣。已而

果歿。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王肅曰：子路為孔子

侍衛故悔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

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斂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

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

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日

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子

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雕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

曰圻墁也二者喻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

也土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任齊齊都臨菑

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

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

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

類也司馬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六

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李予于庭遂殺簡公斯去宰予未遠則宰予之類也司馬

誤



遷遂誣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了然幾厚然賢者索其知其非而又曲為闕也子我之辨亦糾曲矣不若其証之明也

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陳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

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

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

立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詘

則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

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

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

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

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龐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

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

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

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

兵利

君  
臣

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王，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而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且疎於王。是若生驕王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下恣，驕則爭，是君上與王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怨，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乎遠曰：此深計也，非淺交者所當及。子貢多卿大夫之交，故言之而無嫌邪。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

國，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王，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而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且疎於王。是若生驕王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下恣，驕則爭，是君上與王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怨，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乎遠曰：此深計也，非淺交者所當及。子貢多卿大夫之交，故言之而無嫌邪。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

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

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

乎遠曰。此言深當名。寔吳王是以貪之。

吳王

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乎遠曰。子貢方自吳往。而越王

以誠告之何也蓋越人報吳之志當時固知之故見其情耳

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故於數戰士卒弗忍百

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

是時子胥未歿是時子胥未歿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

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音結堯反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

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

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

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

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

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則反

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

歎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

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

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

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

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

史記

屈盧之矛

索隱曰缺音跌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事屈盧矛名

步光之劍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

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

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

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

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

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

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

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

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孚遠曰吳已救魯則子貢所圖

將無感於勾踐之志而出奇以成之耶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

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

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

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

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

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破吳三年東向

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

楊桓曰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

史記

卷六十一仲尼弟子列傳

三

一出存魯  
亂齊被吳  
越晉而在  
越其文靈  
躍其詞便  
利人皆信  
之雖宋文  
公亦惡之  
獨蘇子也  
作古史考  
而其事始  
白若如大  
史公言則  
子貢一燕  
祭耳

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  
與時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任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

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兖州卽南城也補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爾笑貌割雞焉

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

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今河南溫縣元屈衛故少

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

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

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

質亦須禮以成也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

詩已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

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

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

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子

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壘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五崖光有一石室去地

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還老西湖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

文侯師。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

次矣之失明。

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

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鄭玄曰干求也。孔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

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輓。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

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

請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

言名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

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

於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字子輿。少

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

魯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差

高九仞。椽椳三尺。驅轂百乘。然猶非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

經於魯。

澹臺滅明。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為之。延津昔

澹臺子羽。齋千金之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搦劍斫蛟。蛟歿。乃投

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武城人。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兖州。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

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自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

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

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仲尼弟子列傳



素隱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助其貌宰子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兖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

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縣下俱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九歲此云四

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

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

皇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

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

所兄事者五人所及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龍曰觀與鼎

言乃知宓子取及之功大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宓子思

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解也國無道穀恥也子

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

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

者行之難未知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艸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

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

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孔子曰：長

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紲，繫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治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南宮，緡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

閱也。蓋屈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夏

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奭，但不得其疾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禹，融口。括，意微。以

謙故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士德哉若人！孔安國

義而貴德。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

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宮，讀詩

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孔子曰：天下

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

為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按歲古  
點字孔  
門有三  
歲曾歲  
美容歲  
公西歲  
也

史記

卷六十七

七

曾歲音字皙孔安國曰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曰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月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駟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

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月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

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然嘆曰

吾與歲也周氏曰善歲

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

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父

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

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歿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

門瞿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

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

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

橋音子庸疵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正義曰周豎字子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

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

在密州安丘縣東二十里何傳東武人徐廣曰王子中同正義曰括

地志云東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

武縣令密州諸城縣是也正義曰漢書云字叔同傳菑川人楊何

元按商瞿至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

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點子路使子羔為

費郈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郈州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孔子曰是

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

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漆

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安國曰仕進

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

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

人孔子不責而云周愨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孔安國曰季孫善力猶

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

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

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

仲尼弟子列傳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孔安國曰曰其言也訥斯可謂

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

不訥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

來學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

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

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

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少孔子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

事從和不可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敬孔子既沒弟

楊慎曰  
宿罪不雨  
他書有語  
言其故者  
此不取之  
蓋妙處正  
在不說破

宋濂曰有  
若狀似孔  
子其立為  
師此即梅  
問對人語  
耳觀孔子  
書則雖嘗  
謀之後弗  
克舉安有  
量厚之說  
子

身語

卷之二

三

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  
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  
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  
不云乎日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昨暮月  
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  
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人無子母欲更娶  
中倫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  
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  
丈夫于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卦九  
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  
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  
以知之內象是木子一長變為二二陽爻五於巽

五子一子短命何以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  
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  
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  
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請  
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  
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  
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已

仲尼弟子列傳

三

巫馬施字子旗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

若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

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安國曰相與匪非曰黨禮同

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姓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

一作鯉

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

一作曾

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曰家語云子皙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

孟子曰趙人莊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

及受業聞見于著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

傳者紀于左

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

迹史記闕然自別有琴牢陳亢

公伯僚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縣直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

翁圖所記又有林放遵伯玉申根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魯人

漆雕叟音赤者反字子欽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按徒父字子有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一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或云晉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那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斐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元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史記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三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孫

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言

邾巽字子歛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

氏作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茂孔子兄之子

公西與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蔵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之一作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之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

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典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游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羈空臣素王

史記卷之六十七 終

引素王

其堂對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古文世法余以...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禮記曰...

史記卷之六十八

徐孚遠

華亭

陳子龍

測議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

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桓公。叔座。索隱曰。公

也。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

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

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

史記

商君列傳

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

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

無令出境。乎遠曰。公叔非真欲殺鞅。為危言。王許諾。以動王耳。惜魏王庸甚。漫不留念。

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

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

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乎遠曰。若

能殺鞅。即能用鞅。魏王心實輕鞅。鞅已深知之矣。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

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

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

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監楚之族也。孝公既見衛

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

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

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乎遠曰。鞅

說已不見用矣。而今孝公復求見。此其說有機也。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

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

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

董份曰。衛鞅非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述聞久遠之事。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

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曰：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乎遠曰：富強不便也，不便則間言至矣，故三變其說而後及之，使孝公不疑於異論也。孝公既用衛鞅。

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

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愚者闇於

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

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

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教弊為政之術，所為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

故事，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其龍曰：索隱曰：孝

公之臣，其姓名龍也。其氏出。春秋時，其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

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

後慎曰敘  
鞅變法  
商鞅廷臣  
所難與趙  
武靈王變  
朝服事河  
一書法

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體。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拘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

周順之曰。叙得緊潔。

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

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

相連而相收司連坐。

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

則十家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

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

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

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

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卒受

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

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

種惺曰家  
給人足勇  
公怯私此  
商君變法  
絕頂功效  
也即管氏  
治齊亦不  
出此數事

妻子沒為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子龍曰：力耕作，罰遊惰，二條雖為過重，然其法不可盡非。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

其籍除，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耕年

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之法，令

為初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

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

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

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

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

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

後民莫敢議令。于是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也。造也。秦之第十

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

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

重份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商君列傳

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

阡陌封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厓也。疆音疆。封界也。謂界上封記也。

而賦稅平。子龍曰。言開阡陌。非是去其田。厓乃許

而末井田之制漸廢。民之轉徙失業者。或棄其百畝

而不能治。有餘力者。又不能兼井。以致田多荒蕪。而

賦稅失平。商君許其兼井。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

以便。家強。亦以益公賦也。平斗桶。解也。○索隱曰。音

五雜稜曰。前言十年。權衡文。又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剗之。居

五雜稜曰。前言十年。總商若始。終也。後言五年。以行。變之日為。

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

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

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巴東。連汾晉之峻嶺。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

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

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

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

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

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

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子甲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

子甲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字遠曰衛鞅長於治

襲虜公子甲是其不能之效也魏惠王兵數破于齊秦國內空日以

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子龍曰安邑本在黃河之

汲為河內故以蒲汾為西河過秦論所謂拱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

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梁惠王曰

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

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

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

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

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着趙良見商君商君

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

也相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

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

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

有之曰貪名美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

此十年即  
四十年也

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

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

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

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

女之別，大築冀闕，譬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干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

以亡。正義曰：以殷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

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

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

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

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晉

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

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

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

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

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殺大夫。秦國男女流涕。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

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

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

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

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

索隱曰：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

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

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何不遄

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

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

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關所及

戟者。徐廣曰：一作秦屈盧之勁矛。于將之雄戟。○索隱曰：關亦作鉞。○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

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矜。釋名云：載格也。旁有格。旁車而趨。此

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

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簡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

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

之教，高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

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胡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

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乎遠曰：商君自立法

豈能自改乎？故趙良之言。雖切而其勢不能易矣。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

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

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

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

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

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奏，走向也。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隱曰：地理志京

北有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

於鄭黽池。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者，按黽鐵論云：商君困於

史記

卷之六

商君列傳

上

史記

卷六十八

彭池故也。正義曰：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秦兵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至，走至池，乃擒殺之。

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

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浮說，即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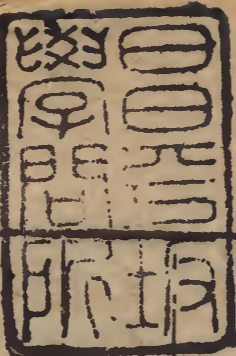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是器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

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

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囚，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敗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寢。



史記卷之六十八 終

商君列傳

